

窗口怪人  
第10話  
廣東省香港市

2003年：香港推出自由行，吸引內地遊客來港刺激經濟。

2021 年末：施政報告提出發展北部大都會。

2022 年年中：中國政府宣布控制和監督發展北部大都會。

2025年：第一條穿越香港與內地的鐵路開通。

2026：第一個公共屋村在北部大都會建立。

2027：第一批居民遷入北部大都會。

2028 年 1 月：

寒假還沒結束。但我在這裡，從元朗鄉間長途跋涉到校園。有一個很好的理由，我需要為我的畢業論文借一些書。當我從圖書館回到悶燬的房間時，我看到Alex坐在他的座位上。

“我以為你要等到下個學期才回來，”他說。

“我需要這些，”我把兩本厚書放在桌上，“別處買不到。”

“你不使用電子書？它們更容易獲得，也更便於閱讀，”Alex 建議道。

“不，我想保留一份實體副本，這樣更容易記筆記。”

“更容易？拜托了，用電子書可以問下任何你想要的句子，它們會自動成為你的筆記。”

我說，“手寫筆記要好十倍，你記得你記下的東西。不管了。你為什麼在這？我以為你去旅行了。”

“嗯，我去了。而且非常有趣。”

“那麼，你去哪兒了？”

Alex 說，“深圳。多麼美妙的經歷。你知道，他們太先進了，在科技上真的很先進！他們使用全自動汽車出行。我可以乘坐無人駕駛車外出，基本上是一個移動的吊艙。他們使用機械狗運送貨物。他們在咖啡館和餐館都有服務機械人。整個旅程簡直太棒了！我錄下了一些片段，要不要看一下？”

“那裡的人呢？他們友善嗎？”

Alex 說，“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很好，會和你說話。只是……我不喜歡其中一些。他們大聲說話。汽車開得很快，從不讓行人先行。你知道嗎，我差點被車撞到！幸好我躲過了。”

“否則你會變成這樣，”我舉一舉我的左臂，回想起一輛有中國車牌的汽車正向我撞來。

“哦，是的。哦等等，只有一隻手，你打算怎麼把書搬回家？”

“我有一個背包。嗯，至少他們的窗戶是開著的吧？”

“確實是！”Alex感歎道：“新鮮的空氣和到處都是植物！不像窗口怪人。”

“說到怪人，他在哪裡？”我問。

“Bobby？”Alex說，“我不知道，但我剛來，所以看不到他。窗戶仍然關著。無論如何，我很快就會離開這個不通風的房間。我只是來為我的下一次旅行收拾一些東西。”

“哦真的嗎？去哪裡？”

“上海。”

“你就好了。我現在不能去旅行。我有書要讀。”

“告訴你要買電子書，這樣你就可以在路上閱讀。”

“我會在家裡讀它們。再見 Alex。”

我回到自己的家。準確的說是大棠南坑村中的三層樓房。我家住在中層，一樓和三樓是我們鄰居的。客廳旁邊有一個露台，我們用它來掛衣服。有時我喜歡在露台上閒逛。打開響亮厚重的鐵門後，一座同樣高大的粉紅色建築映入眼簾。據前屋主介紹，幾

十年前，這座房子剛建成的時候，可以從這個方向看日出。在右邊，沒有太多可看的。曾經有矮矮的三層樓房填滿了風景。現在所謂的北部大都會是一回事，我看著這些混凝土小屋被一一拆除。每天都有大貨車駛過這條村，慢慢地，相當煩人、有十層，有時是二十層的建築物蓋過了一切。沒過多久，巨大的灰色建築就取代了天空。發展商不敢拿的，是地主的房屋。往露台左邊走幾步，走過洗衣機，就可以把手臂搭在欄杆上，欣賞美景。矮房子散佈在外面。山脈充斥了背景。這些墨綠色的巨人並肩而立，茂密的樹木覆蓋著它們。每天早晨，鳥兒歌唱喚醒人們。由於發展的原因，與幾年前相比，鳥兒減少了。由於北部大都會將新界的許多山丘夷為平地，以騰出空間，這相信是元朗最後一片綠地。

自從樓下的父親去世後，樓下的鄰居就搬走了。他們的孩子決定將母親搬到市中心以便更好照顧，讓房子空置。他們有一個花園，種植著你能想像到的各種植物。有兩棵高大的芒果樹伸到我們的窗前。離我們如此之近，我們可以輕鬆地觸摸它們。出於某種原因，我們一個芒果也沒有拿。每年夏末，隨著芒果成熟，他們設法收集了所有的水果，並與我們分享了一些。現在他們走了，花園裡到處都是曾經繁茂的植物和長長的野草的遺跡。每次從露台往下看，我都會不禁感到空虛。

晚上，一輛大貨車出現在樓下。從那時起噪音開始出現。我們花了幾個小時才意識到，有人搬進來了。晚飯後，有人按了我們的門鈴。由於我在客廳的沙發上看書，我離門最近，所以我走去開門。鐵門外站著一個和我年紀相仿的人。他的臉是圓的，圓圓的，彷彿他來自卡通片。憑直覺，我知道他不是本地人。我完全把門打開。他伸出一隻手，用中國口音說，

“你好，我是家豪。我是新搬進來的。”

“哦，嗨，”我用右手輕輕地握住他的手，“Jonathan。”

“抱歉，你在說什麼？”

“哦。我的朋友叫我Jonathan或Jon。你可以叫我壯文。”

“你好壯文。”

“家豪，你是哪里的人？”

“我來自四川。”

“四川？我弟弟在那兒讀書。”

“壯文，”他看了我的左臂一眼，“這怎麼了？”

“被車撞碎了。不要碰！”

媽媽來到門口，

“哦，嗨，你一定是新鄰居！”

“阿姨晚安。”

我讓他們在門口說話，然後帶著我的書潛入我的房間。

第二天早上，天剛亮不久，我就被外面的東西吵醒了。是音樂。我的房間與樓下的花園平行。我可以從窗外看到花園。中國旋律大聲而響亮，聽起來像是來自廉價收音機。我用枕頭摀住頭，突然一把折扇的聲音把我吵醒了。半惱半好奇，我從窗戶往下看。家豪的媽媽身著粉色的中國旗袍，或者只是睡衣，隨著震耳欲聾的節奏緩慢跳動。這不是上學日，我想多睡一會兒。於是我穿上毛茸茸的拖鞋，離開了我的床。非常震驚的是，我家的門打開了，同時音樂停止了。一定是媽媽或爸爸挺身而出。但是在一些女聲的喋喋不休之後不久，音樂又開始了。我拖著自己走下樓梯，到達他們的花園大門。穿過大門看，哦不，媽媽和姨姨正在隨著音樂跳舞，看起來很開心。這不會有好結局。我很不情願地走回房間，強迫自己帶著倦意睡去。幾句鐘後我醒來，不是自然醒的而是被人聲吵醒的。我能聽到新聞，他們一定是在用最大音量看電視。我受不了他們。我走到客廳關上露台門，這樣會更安靜。謝天謝地，他們關了電視，下午就離開了。現場又恢復了平靜。

但和平不是持續很久。傍晚時分，我在露台上看書時，我的鼻子感覺到有什麼刺激的東西。這是燃燒的毒草味。我應該知道，那是我死去的爺爺的味道，我討厭被他抱。我低頭一看，叔叔正站在花園裡抽煙。他注意到我並揮手打招呼。我消失在客廳裡，盡可能多地關上窗戶。

六號星期四晚上，我在她節目開始前在維多利亞港會見了Meander。Meander 在一家名為‘人民’的電台廣播節目擔任兼職主持人。天啊，他們在挑選美景方面做得多麼好。根據季節，我們總是可以在節目之前或之後觀看夕陽在建築物上閃爍的暗金色，有時是在節目期間。我看到Meander靠在欄杆旁，凝視著琥珀色的海水。

“你快要遲到了，”我從後面跟她打招呼。

“我的受訪者也是，”她拿出了她的全息電話，“地址是不是太難理解了？”

“這次是政府官員嗎？”

“大人物，叫……我需要我的筆記。”

“好吧，也許他們被困地底，不懂如何乘搭地鐵！”

“好好笑呀，Jonathan Wills。”

監製已經聯繫了之前的節目，再播放一首歌曲來為我們爭取時間。所有人就位後，紅燈亮起，監製倒數：五...四...三...二...一.....

“晚上好，女士們，先生們，歡迎收聽‘人民’，您聲音和知情權的守護神。我是您的主持人，Meander Lee。幾年前，我國政府起草了北部大都會發展戰略。隨著第一批居民準備搬入這座大都市，這是我們重新審視這個頗具革命性的城市發展計劃的好機會。今日我們誠邀到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莫君虞先生。歡迎莫先生”

“拜託，Meander，就叫我Benjamin吧。很高興來到這裡。”

“Benjamin在這裡與我們分享這一項發展計劃。所以，讓我們切入正題，Ben，告訴我們關於北方大都會的事。”

“當然。北部大都會是我們的新市鎮發展計劃，是一個橫跨香港和中國內地一個自給自足的城鎮。它旨在緩解香港的房屋問題，加強香港與中國的合作。作為大都市，它會為 250 萬人口提供了 92.6 萬個住宅單元和 65 萬個當地就業崗位。基本上是一個跨境城市。”

“您說一個有250萬人口的跨境城市，但這個數字是怎麼算出來的？我的意思是，這些人口是在香港一邊還是中國一邊？”

“我們這裡沒有確切的答案和統計數據。但我們是包含海灣兩岸的人口。”

“所以，Benjamin，您說北部大都會是自給自足的……”

“這是它最大的特點。”

“有多自給自足？”

“有多自給自足？為了解釋它是如何運作的，我首先需要指出一點，它與以前的項目不同。一件奇怪的事情是，在香港，工作通常集中在南部或中部，而居民則住在北部。這就是為什麼每天早上和晚上你都會看到大量交通的原因。比如商業區在中環，保險公司集中在觀塘，人們不能在工作的地方居住。這不是自給自足的，居民無法完全滿足他們在同一地區的職住需求。北部大都會則相反，是一場全包宴，我們提供一切，你可以在同一區域工作和生活。不是任何低薪工作，如推銷員或幾乎沒有職業發展空間的餐廳，而是商業、保險、研究和創意產業等頂級工作的中心。它將超越我們這裡的老城區。”

“對了，我看您想得很周到。我不怎麼研究城市規劃，但是集中住宅區和工作區對我來說聽起來並不太令人放心。以觀塘為例，由於土地混合使用，該地交通擠塞而臭名昭著。那麼，北部大都會會有所改善嗎？”

“Meander，這裡的關鍵是基礎建設。我們承認，我們在觀塘做得不夠好。平心而論，我們在計劃時並沒有預見到它會那麼擁擠。當我們第一次設置主要道路時，我們不知道這個地方會發展得這麼快。這在元朗和屯門等許多所謂新市鎮都會發生，我們先修路和需要的基建，然後再建房屋。因此，基建只能維持一種土地用途。隨著城鎮的發展，道路變得太窄了。隨著人口的增長，我們發現僅僅住房是不夠的，並且很難插入學校、大會

堂、市場以及社區所需的一切。北部大都會不同。我們對基礎建設的質量非常慷慨，有點做得過火了，以至於它不僅能維持這十年，而且在未來幾十年進一步發展也沒有問題。就像我們最初開發維多利亞港周邊地區時一樣，但從一開始就以遠見卓識為未來做好準備。”

“所以您是在建造一個北方的維多利亞港？”

“我們正在建造北方的維多利亞港，但更好。”

“我懂了。現在在我們繼續之前，‘人民’重視您的聲音。所以，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或意見，請不要猶豫，通過 CloudSound The People 2028 單詞全小寫，給我們留言。是的，我們已經更新了我們的帳戶名稱為 2028。繼續吧，Benjamin，關於北部大都會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還沒有解決。如果住房是首要問題，那麼大都會為什麼與深圳聯繫在一起。”

“除了老生常談的說我們要把香港和祖國聯繫起來，我們還有一個更充分的理由，科研，要利用兩地的優勢。我們必須合作，這樣我們才能共同繁榮。我說的是從技術到業務的各個方面。幾年前，我們會說研究部分由香港承擔，而深圳則維持市場和業務，將技術發現推向內地市場。現在現在轉變了。至少從技術角度來看，深圳在許多方面都比香港更優勝、更先進。深圳應該負責更多的科研。香港仍然很重要，它是通往國際市場的踏腳石，我們仍然需要香港來擴展業務。在兩者之間建設大都市會促進更密切的合作。”

“所以您正在建設一個東方矽谷？”

“沒錯，不過這種情況下可能是叫，矽港。”

“所以Benjamin，如果研發是你關心的，為什麼要圍繞它建造一個完整的大都會呢？”

“好問題。因為這樣我們就可以一石二鳥。我們不僅可以在地域上聯繫我們的人民，還可以培養港人對國家的熱愛。我一直覺得，香港離中國還不夠近。但再不會了。我們是中國人。我們屬於我們的祖國。可能有許多因素引致這個粗略的結論，但基礎建設是

一個主要因素。看，你要過關才去大陸，就像是去了另一個國家一樣。我們希望在地域上更加親密，不用過關。因此，北部大都會有5條鐵路線橫跨中國和香港，它本身就是一個跨境城市。它也可以成為兩地聯繫的試金石。”

“對。哦，我們有第一個問題了。Paul Chan問：‘真的可以建造北部大都會嗎？’這很籠統。Benjamin，您怎麼看？”

“城市規劃有兩個難點，成本和土地。好吧，香港從來不關心錢。因為如果它值得投資，我們就會去做。然而，土地才是真正的問題。看，北部大都會使用香港北部的土地，那裡有幾條村。同領土意識高的人談判並不容易。”

“天呀，我男朋友住在大棠，你永遠不能低估地主保留自己土地的決心。”  
我對監製小聲說：“不，我不是地主，但她不是在開玩笑。”

“這就是中國政府接管的原因。偉大的祖國用他們的權利和合理的補償，徵集了發展所需的一切土地。這就是國家站在你這邊的好處。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國家在完成工作方面是最有效率的。”

“我明白了。接下來，我們有 Kary 2651 問道，‘北方大都會的過境安排怎麼樣？’現在，當城市跨越邊界時，我認為一地兩檢是一個真正的問題。我記得這個問題在高鐵落成的時候已經是有爭議的，人們爭論我們是否應該在香港過境。Ben？”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安排是，我們希望北部大都會是一體的，所以我們區內沒有過境安排。但如果你想過境，你仍然需要隨身攜帶護照。我們仍在審查這一安排。”

“這很複雜好吧。我們有 Avivit 問道，‘你會保護自然環境和原居民的原生活方式嗎？’”

“我很有信心地告訴你，我們正在保護郊區和那裡的野生動物。畢竟，大自然有一種娛樂用途，如果我們想要一個健康的城市，我們就需要它。”

“哦，那好吧。我們有 Z Vendetta 問，‘中港一直存在衝突。兩地的人，在北部大都會，關係會是怎樣的呢？’現在這個很實際。Benjamin？”



“你怎麼敢說這個。我們是同一個祖先，同一個家庭，同一個血統。住在一起應該沒有問題。我不必回答這個問題。”

“不是，抱歉，Benjamin，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希望得到您的意見。我們是同一血緣。這並不意味著住在一起沒有問題。中港矛盾一直是個大問題。我的一些親朋好友甚至在這話題上爭論過好幾次。所以，如果能有很多年輕人會住在北部大都會，我們最好從您那裡得到一些想法。”

“好吧，Meander。我只能告訴你，我們中國人是一家人。青年需要尊重我們的國家、國旗和國歌。愛自己的國家是我們的責任。”

“那好吧。節目結束了。感謝Benjamin。感謝觀眾收聽‘人民’。這是您的主持人Meander Lee，下次見。”

節目結束後，我護送 Meander 回她家，然後前往市中心自己搭巴士。我在通往主幹道的路上，在千色外的某個地方等我的巴士。我站在巴士站排隊，左右尋找巴士。我無意中瞥見了一對母女組合。女孩最多4歲。她們站在燈柱旁邊。母親抓住女兒的肩膀，面朝貨車，女孩把腳靠在燈柱上。我看不清楚，但她似乎沒有穿褲子。直到我看到小女孩身下流出了一行水，我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趕緊把頭轉過去。她在這裡小便？怎麼會？這是馬路旁邊的公共區域！他們知道有多少隻眼睛在注視著他們嗎？問題是，五分鐘腳程內有一個購物中心，街邊有餐廳，附近還有更多餐廳，他們不必那樣做！當我再次看向他們的方向時，母親正在查看她的手機，女孩穿著整齊，天真地跳舞，彷彿她剛剛創造了彩虹一樣。

星期五早上，我又聽到了歌聲。憑想像，我可以看到阿姨在外面跳舞，可能還有媽媽加入。這一次，我不會容忍它。在Zedekiah的推薦下，我拿出了一個裝置。它是一個通用遙控器，能夠關閉指定設備。我瞄準樓下，按下按鈕。音樂終於停了。我透過窗戶看到他們正在困惑地研究收音機。他們把它開了，我再一次把它關掉。幾輪之後，他們放

棄了。勝利是我的。天啊，我不介意人們跳舞或演奏音樂，只要他們不打擾其他人就可以。

晚上，我們去Zedekiah家吃晚飯。在 Meander 婉婷、Athena 卓慧、Zedekiah 義勇和我之間，每週五晚上在我們的一個家庭中用餐是一個小小的傳統。Zedekiah門鈴，他的母親Mary阿姨應門。

“嗨，媽。”

“阿姨你好。”

“哦，孩子們。進來吧。Jonathan，你的手臂怎麼樣了？”（Jonathan在上一話發生了車禍。）

“嗯，完全碎了，”我看著我的繃帶，“我想不會好起來的。”

“你活著已經很幸運了，”Meander 說。

“是的，我知道了。”

“媽，” Zedekiah把幾個袋子放在桌上，“姐姐呢？”

“像往常一樣，”她發出一下抽泣的聲音，“不管怎樣，我們先吃飯吧。”

吃飯的時候，電視開著，沒人說話。我們只是安靜地吃飯。房門被一把鑰匙打開，Rona戴著安全帽、面具和穿著黑色上衣出現在門口。她消失在自己的房間裡一會兒，再次坐在餐桌旁。

“姐姐，我們給你買了。” Zedekiah遞給她一個飯盒。

“Rona，”她媽媽問，“你去哪兒了？”

“媽，你已經知道了。”

“這次你做了什麼嗎？”她的父親咆哮道。

“這只是一次安靜的示威。沒有發生什麼嚴重的事情，”她開始吃東西。

“傲鳳，”她媽媽說，“你不能再去參加那些聚會嗎？”

“為什麼？”

“你上次中槍了(見第5話)，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媽，我三十歲了，我.....等等.....”

電視正在談論北部大都會以及它如何連繫中國和香港。

“太好了，” Rona乾巴巴地評論道，“它佔領了我們的土地。天知道中國什麼時候會完全控制我們。”

“你不喜歡我們的祖國？” Ben叔叔低聲說道。

“爸，我在香港出生長大。我的生活和朋友都在這裡。”

“那你為什麼常常示威？”

Rona 說道，“爸，領導做錯了很多。就在這北部大都會規劃中，你知道有多少人被剝削，多少金錢被貪走腐，他們隱藏了多少罪惡！我們需要人們告訴他們，我們需要公眾知道！”

“女兒，” Mary阿姨說，“我知道，但你不應該那樣做。”

“如果你熱愛你的國家，你就不會做你所做的，” Ben叔叔說。

“為什麼？” Rona 抗議，“正是因為我愛我的國家，我才不會對邪惡視而不見，才能讓我們生活的地方變得更好！”

叔叔嘆了口氣，“就是你做的方式不對。”

“別擔心，爸媽，我自從上次中槍後就沒那麼大膽了，” Rona說，“但我們是不是就假裝什麼都沒發生，讓我們的國家就這樣腐爛？即使冒著生命危險，讓公眾知道這些也是值得的！”

屋子裡一片寂靜。Ben叔叔正在暴躁地深呼吸。

“我吃完了，” Mary 阿姨放下碗筷，走進她的房間。

“我不明白，”Rona說，“為什麼媽這麼敏感。我三十歲了！我能自己應付。”

“囡啊，” Ben叔叔對女兒說，“你以前被槍擊過。”

“我還活著，”Rona說，“而且即使我必須死，”

“姐啊”

“我也願意，為了對的事！反對邪惡和腐敗的政府以及我們所面臨的絕望現實！”

“Rona，求你了，”Athena懇求她。

我們都以為叔叔會憤怒地打她或教訓她，但他長長地嘆了口氣，

“這正是你媽擔心的原因。”

“爸，你什麼意思？”Zedekiah說。

“她以前沒有告訴過你們兩個嗎？”

Zedekiah和Rona一起說：“告訴我們什麼？”

Ben叔叔關掉電視，靠在沙發上，閉上眼睛沉思。

“這可以理解，這是她不忍回憶的過去。40年前……”

39年前的北京，一個廣場上：

“要水嗎翠玲？”

“謝謝燕華。”

我站在民主女神像旁邊。過去幾個月，我們悼念胡耀邦，絕食幾次，我們的領導和對方談了幾次。

“翠玲，他們要放棄了，我們要贏了！”

“我們最好是。否則我不想再住在這裡了。多虧鄧主席，我們現在有錢了。但是燕華，政府腐敗嚴重。”

“我知道，很多人實際上並沒有因為繁華而受益。”

我說，“的確。更不用說貧富懸殊、污染、自由等問題了。這是我的家，我要為自己而戰，否則沒有人會。”

“這也包括入獄？我們的政府並對異見人士出手不輕喔，”燕華說。

“我在這裡出生，在這裡長大。如果我必須被逮捕，也最好是在這裡，”我堅說。

”說得好翠玲。來，我們先以水代酒乾了。”

“乾了燕華。為了民主和自由！”

“翠玲！翠玲，醒醒！”燕華在半夜不停搖動我。

我醒來時看到有人朝我的方向跑來。我剛睡醒走不動，燕華一把抓住我的肩膀，逼著我走。

“來翠玲，大軍正在清場。”

“大軍正在清場？”

我轉身，解放軍正帶著一列坦克向我們推進。槍聲響起，遠處的一些人化成模糊的紅色。我完全清醒過來，站起身來，鬆開了燕華的手。

“燕華，我們必須跑得更快！”

又傳來了一槍。突然，我聽到旁邊傳來一聲痛苦的尖叫。我低頭看去，燕華的腿上全是血。

“燕華，”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將它扔到我的肩上，“我抓到你了。”

“不，翠玲，放開我……我……我會拖慢你的。”

“燕華……”

一隻有力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另一隻手甩開我的手，是兩個年輕人。

“Ben，我抓住這個了。你抓住那個就跑！”

來不及反應，他拉著我就跑了。我回頭看了一眼，扶著燕華的男人被軍隊的子彈擊中，在地板上流血。燕華緩緩的移動著，一隻腳沾滿了鮮血。

“燕華，小心！”我大叫起來。

為時已晚，坦克已經到達她身後。當她轉動身體時，坦克首先絆倒了她，然後壓在了她身上。她伸出手，發出最後一次叫喊。她的肉被擠扁，那聲音在慘叫聲和槍聲下顯得異常清晰。肉從腳趾被推到頭上、裂開，鮮血從裂縫中噴湧而出。她的軀體和臉很快變得模糊通紅，消失在坦克下面。

“燕～華～”

我跑向她，但幾個男人抓住了我，把我拉走了。我瘋狂地踢著腿，痛苦地喊著她的名字。

黎明破曉。初夏的陽光，冷冷地照在血跡斑斑的大地上。我一個接一個地跨過屍體。有些仍然完好無損，有些壓得認不出來。在屍堆中，我最害怕的變成了現實。這個披著藍色外套和深色牛仔褲的人躺在地上。她的眼睛掉了下來。她的肉裂開了。金項鍊戴在頸上，末端是一顆心形的寶石。是燕華。我跪倒在地，摸著已經扁掉的四肢，抓起項鍊，仰天怒吼，又坐下哭了起來。一個男人，那個把我拉走的男人，摘下帽子，坐在我旁邊。國家主席當天早上宣布：廣場上什麼都沒有發生。

“不止一次，” Ben叔叔對他的孩子們說，“你媽其實很欣賞你們的理念。她最擔心的是，有一天連你們也失去。”

“媽曾經是激進分子？”

“不然誰給你兩小子叛逆的DNA。”

今天是星期六。Meander、Athena、Zedekiah 和我參加了今年的第一次雅各團聚會（上星期是公共假期）。小組分享後，我們還有時間。所以我去圖書館找一些桌上遊戲。“嘿，伙計們，”我回到房間，手裡拿著一個小卡片盒，“在我們走之前來一場矮人掘金怎麼樣——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的一位組員David正把頭埋在自己的懷裡。他看起來很沮喪。坐在他旁邊的Tim在拍著他的肩膀。

“Dave下個月要回台灣探親，” Tim說。

“哦。嗯，為什麼如此沮喪呢？”我問。

“因為整個家族都會在那裡，” David說，“我……呼。”

“這裡，” Tim拍拍自己的肩膀示意David躺上去，然後他繼續說道，“這不是普通的家庭團聚。David來自當地的一個大家族。每隔幾年，他們就會去拜訪家族的墳墓，並舉行一次盛大的祭祖儀式。”

“二月？” Meander驚呼道：“甚麼家族二月才去掃墓？”

“我的，好吧。這還不是最糟糕的部分，” David說，“這一次，作為長子，我已經到了可以下拜的年齡了。我不知道，我是個基督徒，我不想跪。”

“但是，我不認為有衝突，” Sandy 說，“鞠躬，甚至下跪只是對我們的祖先表示敬意。我的祖父是抗日戰爭的老兵，每次去他的墳墓我們都要下跪。我以這種方式尊重我的祖先，但他們不是神。與我們自己的宗教信仰無關。”

“當你需要在每個人的注視下跪在最前面時，就不是無關的了，” David喃喃道。

“看，Sandy，這就是你錯的地方，” Athena說，“對我們來說，這可能不是問題。但在某種程度上，傳統的中國人將祖先視為神。向他們鞠躬可能會給人一種印象：當我們只有一位神時，我們正在屈服於其他神。”

“但如果他不下跪，” Tim補充道，“他可能會被視為不尊重家人。”

“那是那種下跪？”我們的導師青銅用手勢詢問。他是啞巴。

“跪下，彎曲身體，慢慢地用頭在地上敲三下，” David咆哮道。

“那就別跪了！” Zedekiah咆哮道：“不要做違背自己意願，做正確的事！”

“不，跪！” Sandy喊道，“記住你是誰以及你作為家庭成員的責任。你是中國人好嗎！”

“身份根本不由我選！” David吼叫著，之後倒在Tim的肩膀上。

沉默片刻後，他說：“事情比你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幾年前，當我還小的時候，我的家人轉信了基督教。爸爸媽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裡的偶像扔掉或砸碎。這包括搬遷我父輩的祖壇。這引起了家庭之間的一些爭吵。我父母的兄弟姐妹花了很多年才理解他們。但我會面對很多親戚，他們可能知道我的家人只對上帝低頭。在聲稱我屬於上帝之後，當我跪在祖先的墳墓時，我在傳達什麼信息？如果我跪下，他們可能會說我背叛了我的

上帝，所以我的上帝不值得信。但如果我不跪下，我會被罵，因為我對身為長子的職責視而不見。”他長長地嘆了口氣。

“我明白了，”青銅比劃著，“如果你這樣做，就會死，如果你不這樣做，也會死。”

“這將是一個艱難的選擇，”Tim拍拍David說。

“是的，在文化傳統和宗教之間做出選擇真的很困難，David，”Athena說，“我希望你不介意我多嘴。保羅說，他希望自己為了自己的弟兄，寧可而被詛咒並與基督隔絕。我忘了他在哪裡說的。也許是羅馬書。我認為，他認識到上帝的方式可能與他所屬的文化形成鮮明對比，與仍然堅守摩西話語的猶太人相違。他在這裡的意思是，如果他能把自己的親族帶到神面前，哪怕是暫時打破一些神的規矩，與神隔絕，他也會這麼做。”

“看Athena，你可能很聰明，”Tim說，“但安慰人不是你的專長。”

“我的意思是，”Athena回答說，“我們屬於上帝，但我們也屬於世界，屬於我們的親族。如果我們不得不 不情願地為帶我們在地所愛之人信主而去背離上帝及規則，我認為上帝不會介意的。如果祂要介意，我寧願我是唯一一個受到懲罰的人。David，任何一個選擇都不容易。但也不要因為選了任何一樣而責備自己，這是真正的基督徒可能會經歷的一場非常真實的爭扎。”

當我護送Meander回到她家後，已經過了午夜。累了，我直奔房間，換了衣服，倒在床上。我向右滾動，向左滾動，然後再次向右滾動。我睡不著。那是因為外面有響亮的音樂。強烈的節拍充斥着空氣，震動了房子。有聲音，用麥克風唱的歌。我看看鐘，午夜1點。我帶著憤怒前往樓下的房子，按響他們的門鈴。家豪應門。

“嘿，家豪，”我向他打招呼，“我真的不想打擾。但我明天早上需要很早工作，真的需要睡覺。”

“好的。”

“那麼，你能把音量調小點嗎？”

“哦，對不起，壯，但我今晚有朋友來探我，我不能那樣做。”



“家豪，我不知道你家鄉的情況如何。但在香港，晚上 11 點以後大聲喧嘩是違法的。”

“這是我的房子，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這讓我很生氣。

“聽着，家豪，你要知道，住在這裡的不止你一個人。有很多人因為你而受苦。你媽媽在每個人未醒過來之前就大聲跳舞，你爸爸抽煙，而你是如此……嘔！那是什麼味道！”

“我媽媽正在給我煎辣椒和大蒜。”

“有一種發明，叫抽油煙機！它可以吸走不想要的空氣。”

“不想要？壯文，你怎麼這麼不歡迎我們？我們都是中國人。我想在這裡過得很好，我不想覺得自己像個陌生人。壯文，別打擾我！”

“你知道我仍然可以因為噪音起訴你嗎？”

“試試吧，壯文，看看會怎樣！”

他大力關門。

我憤怒地回到自己的房間，在沙發上坐下。我有一個計劃，一個偉大的計劃！我錄下他們的聲音，買一些擴音器，然後在他們最意想不到的時候播放音樂。哦，但等等，他們可能會喜歡它並誤導他們認為我喜歡他們的行為。絕望。我拿出我的全息電話，隨意瀏覽。我無意中點了我的 CloudSound 並看到了來自 Zedekiah 的消息。

“嘿Jon，你知道王教授明天要飛嗎？稍後覆我”

“你從哪裡聽說的？”

“Eric”

“哪個Eric？”

“該死的Jon，我們生態學的助教”

“我以為王教授下學期會教我們”

“我也是。Jon, Eric 邀請我們向他告別。你是他的尖子, 你知道”

“什麼時候”

“下午 1 點, 1 號客運大樓, H 登機口”

“將到。反正也不想待在家裡”

“到時見”

當我們到達機場時, 已經有一大群人圍著王教授。

“看看這些,” 王教授給我們看了一堆文件, “Cynthia和Zita幫我做的! 沒有它們, 我不能去英國。我太老了, 處理不了這些。”

然後他帶著他的三個行李箱去辦理登機手續。

“Eric,” 我低聲問, “王教授為什麼要離開?”

“為什麼?” Amanda Chan 副教授說: “Tales 解雇了他, 這樣就可以更好地改革學校。”

“什麼?” Zedekiah幾乎尖叫起來, “他不能那樣做, 他沒有權利!”

“不幸的是,” Eric旁邊一個胖乎乎的年輕人說, “大學一直想改革, 而Dawn阻礙了他。失策。它們即將進化, but going backwards. Odin is not with us。”

“你仍然口不離memes,” Eric說道, “但Tim是對的。This is deep states boys。”

“那王教授要去哪裡?” 我問。

“有很多選擇,” 助理教授 Jose Lam 說, “Chester大學正在招聘他。”

送走完行李箱後, 王教授站在我們旁邊。沉默片刻後, 他指著分散在機場的人群說,

“看看這裡的人, 都是帶著大包細包飛走的。他們不只自己飛。他們帶走小的, 帶走老的! 他們打算帶走, 全家! 這是一種現象, 這是這裡的趨勢! 人們, 與整個家庭, 一起移民! 人們在這裡感到不安全, 他們就搬出去了!” 他嘆了口氣。“我在這是要幹

嘛？走之前還在講課！聽著，孩子們，香港是個小地方。多旅行！拓寬你的視野！你將找到你習慣之外的生活方式和世界，並找到許多從書本中無法學到的東西！”

“是的，但我們太窮了，” Eric說。

王教授帶著一群追隨者走到門口。在門口，他轉身，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和他教過的人擁抱。

“這還沒有結束，”他與Chan博士、Lam博士和Resnick教授握手，“Tales可以把我逼走，但他永遠無法否認翻譯的價值、文化研究的價值和跨學科研究的價值。證明他看，他錯了。”

他轉向人群，

“記住，你們是英文系的，你們是我的學生！你們不是普通人！For you have touched the sky。我們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不同！”

他走進大閘，經常回首向我們揮手，直到我們再也看不見他為止。

“那麼，” Tim對Eric說，“Elizabeth怎麼樣？”

“她現在進修成為一名教授。”

“我估中了。”

“Natasha當上了教授，Momoko在日本經營著一家幼兒園。Tim，在我們一屆的四個一級榮譽畢業生中，只有我們兩個怪人混得最差。”

“不完全的。不是你，你現在是助教了。”

“是的。”

“看，我贏了，” Tim說，“很久以前就告訴過你，你會成為一名優秀的學者。還是不明白你為什麼一畢業就當了保險經紀。”

“我以為你說這是個好主意。就像 KY 說的，在我們還年輕的時候做一些 deterritorialization。我是一名保險經紀，因為我想幫助人們。實際上幫助人。生病時打電話

給我，我會為您聯繫醫院，護送您到醫院，在您接受治療時查詢可以索賠多少。閱讀學術期刊和寫論文很有趣。但直接進入社會並幫助人們會更有意義。當我的客戶面臨逆境時，我想和他們在一起，那是書本無法教給你的地方。”

“這就是我支持你的原因。”

“這很艱難，真的很艱難。但我學到了很多。現在我想念寫作和學習的日子。Amanda邀請我，所以我來了。”

“終於，你很好地利用了你的第一個榮譽，”Tim評論道。

“那個在我們系獲得第一名但選擇當中學老師的人還好說的。Tim，你本應是位出色的學者。”

“告訴過你很多次，我永遠不會成為一名學者，至少不會成為全職學者。太累了。此外，當你成為一名學者時，你實際上是為了錢而寫作。不是我喜歡的東西。我是一名老師，因為它更有趣。我不止研究語言學習理論，而是親眼目睹語言教學並參與其中。”

“那生物符號學和科幻呢？當你還是學生的時候，一度沉迷於它們，”Eric說。

“好吧，如果有時間的話，至少我還能教生物符號學和科幻小說。學生們也很喜歡。”

就在我們說話的時候，一群人正在用普通話大聲說話。Zedekiah和我的眼中都流露出鄙夷之色。

“你知道嗎，”Tim對我們說，“KY 曾經說過Putonghua是更合適的名字。Mardarin不是。幾百年前，清朝與西方人交流時就使用它。Mardarin的意思是：滿大人的話。他們大聲說話是正常的。畢竟中國多山，他們習慣跨山說話。”

“你說的好像他們是有道理的，”Zedekiah評論道。

“那麼Tim，”我問，“你喜歡中國人嗎？”

“男孩們，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普遍上不喜歡中國人，”他看著人群再轉向我們，“政府總是說要提倡愛國主義。像我這樣的人並不會真正歡迎這個想法的。對一個國家的情感很容易受個人經歷支配。我的父母可能喜歡中國，因為他們在那裡度過了童年，

覺得這是他們的屬地。中國人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血統，是互相幫助的鄰居。這可能是他們的經歷。但我的不一樣。”

他繼續說，

“無論我去哪裡旅行，我都會告訴人們我來自香港，而不是來自中國。我出生於 1998 年，也就是回歸一年後。2003 年，為振興經濟，政府推出自由行，讓數以千計的內地人來港購物觀光。自從我有記憶以來，滿街都是拉著行李箱的大陸人。他們插隊，這樣我們就不能在需要的時候坐上交通工具。奶粉和雜貨等必需品經常被搶購一空。對我來說，他們是不受歡迎的景象，不文明，響亮而且……醜陋。當然，我並不是說他們不是好人。我認識的個別中國人是我喜歡待在一起的正派人士。但作為集體遊客，我不喜歡他們。當我長大後，我讀了中國歷史，但情況變得更糟了。4000 年的中國歷史還可以。然而，我對現代和當代歷史的了解不多。就說我是通過寫毛主席有多糟糕來通過了我的 DSE 中國歷史考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日子過得並不好。毛主席在農業和工業發展上失敗了，使用了愚蠢的策略，造成了飢荒和苦難。他即使錯了也不想被遺忘，所以他發動了臭名昭著的毀滅性文化大革命推動個人崇拜。鄧主席接任後，經濟好轉。或許是因為 64 蓋過了其他所有歷史，給我的印像是中國祇有錢財。好吧，怪我的歷史老師，英國殖民地可能也是這樣教她的。看，有了這樣的經歷和教育，我很難去愛我的國家。”

在回家的巴士上，Zedekiah 和我都沒有說話。Athena 和 Meander 正在玩弄他們碰巧在巴士上遇到的一些孩子，直到孩子們在到站下車。Zedekiah 和我都盯著 Athena 向孩子們道別。

“什麼？”Athena 注意到了我們。

我們移開視線。

“你們有話要說嗎？”Athena 問。

Zedekiah 說：“這批的叫聲比任何其他的都響亮。”

“Zed，”Athena 回答，“你只是不習慣中國孩子。他們很可愛。”

Zedekiah和我仍然保持沉默。

“你在想事情，不是嗎，” Athena建議道。

“別管我們，我累了，” Zedekiah說。

“啊，我，我在想Tim所說的話，”我說，“我的態度是由我的經驗決定的。這就解釋了一切。”我看著我的手臂。

“嗯，他說得有道理，” Athena評論道，“我認為他的經歷也和我們非常相似。但是Jonathan，我想說.....”

“愛我的敵人？即使是變成了這樣，”我舉起上次被一輛中國汽車撞到的斷臂。

“Jon，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中國人有17億，不是每個人都用車撞你。而且不是每個人都像.....”

“像家豪？”我說。

“嗯，如果你跟我說的是真的，那他也沒錯，他頂多煩人。香港人一向有別於大陸人。我明白，香港人至少在技術上更先進。我們有更嚴格的教育。我們排隊，我們不在室內公共場所吸煙。這是我們看到的差異。但我想說，關鍵始終是尊重。我也不喜歡他們。但我沒有表現出我的仇恨。”

“對你來說很容易，你沒有被車撞過，” Zedekiah 說。

“你說得對，我沒有。但我見過更糟糕的情況。所以我選擇尊重。他們也是試圖在這裡生活的人。這是非常困難的，就像大多數正確的事情一樣。Zed，關於你，我不多說。但是Jon，你和奇怪的室友住在一起。你可以忍受窗口怪人Bobby。我不明白為什麼你不能接納家豪。好吧，至少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不能和他們好好相處。”

星期一晚上，當我用學生證打開房門時，Bobby就沖向我。

“Jonathan Wills，我有個事要請求！”

“花喬啊，你想嚇死我嗎？發生了什麼？”

“Jon，你能和我一起去廚房嗎？”

“怎麼了？”

“來吧。”

然後他把我拉到廚房。

“Bobby，我已經答應過Meander帶她去……等等，為什麼廚房的門關上了？”

我們透過門窗窺視，看到裡面有幾個人，一邊煮飯一邊抽煙。

“Jon，他們從 5 時起就在這裡。”

“所以，他們是門口怪人。”

“好好笑啊 Wills 先生。我是認真的，我什至不能喝水！他們只會在這裡留下油膩的碟子。每次都是！”

“宿舍也禁止吸煙，”我指出。

“的確！”

“噓……Bob，閃避，他們在看著我們。等等，讓我拿出手機。”

“Jonathan，這不是他們做的唯一事情。他們整夜播放響亮的音樂，搖滾音樂。我一起去洗手間，淋浴間裡就有頭髮，右上方有一頭頭髮！”

“等等，你去洗澡？我以為你對水過敏。”

“在那次之後，袁博士對我做了一些改動。Jon，我不知道我能忍受多久。”

“我明白了，Bobby。有些人只是很難相處。還好我們這裡有 HMU。”

我的全息電話響了。

“哦，是Meander。我晚飯遲到了。遲下見，Bobby。”

“我不明白，Athena，”我在香港邊境抱怨道，“是Alex要去，我為什麼也要來？”

“Jon，你好久沒來深圳了，”Athena 回答，“有機會就要去看看。”

“可能會很有趣！”Meander起她的背包說道。

“今晚不是有訪談嗎？今天是星期四，”我對 Meander 說。

“不，不是今晚。今日是我的休息日。況且，這只是一日遊。如果他們需要我，我可以及時回來。”

“Alex，你知道我們要去哪裡嗎？” Zedekiah問。

“放心吧，我來過科學園好幾次了。準備好你的身份證。”

經過一個小時的火車，我們終於到達了目的地。我們離開月台，乘坐自動扶梯到地面。當我們離開出口時，陽光照在綠色的土地上。路邊很寬很安靜，只有幾輛車。樹木在風景中填滿了幾條人行道。一條大河在我們的出口兩旁，河邊有各種鳥類。

“Alex，城市在那？”我問。

“我們沒有陸上城市！” Alex說，從後面衝到我們身邊，“你們走得很快，錯過了一個轉彎。”

“Alex，這裡就是深圳嗎？” Meander問。

“嗯，一部分。近年來，政府一直在保護自然土地。我們一直在植樹和恢復原始森林。中國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環保。”他瞥了一眼遠處飛翔的雁。“80年代，鄧主席說‘先污染，後除害’，現在就是後除害了。”

“空氣確實聞起來很新鮮，” Athena吸了口氣，“不像我記憶中的灰塵滾滾。”

“確實如此。來吧，你們真的錯過了一個轉彎。” Alex把我們拉回隧道。

“中國不再在地面上建造城市了，”當我們走在隧道時，Alex說，“女士們，先生們，請允許我介紹一下，”他站在一個入口旁邊，“科學園”。

我們在頂樓。這是一個商場，一個沒有可見盡頭的大型購物中心。這個地方又白又亮。自動駕駛汽車在特定交通線路上走動。天花板下有樹。咖啡館和商店散佈在該地區，人們坐在其中。牆壁的某些部分不是牆壁，而是供人們透視和觀察海洋生物的大玻璃。各種各樣的機械人遍布這片土地。有用於清潔、運送貨物和僅用於陪伴的機械人。

“所有這些都是在短短 10 年內建成的，” Alex對我們說，“只需 10 年！”



“10年？如何做到？” Athena 驚呼。

“技術和研究，” Alex回答，“來，我們去我最喜歡的地方。”

“嗯……Alex，” Meander說，“我們可以先吃午飯嗎？”

“哦，對了，午餐。那就先吃午飯。”

“我們去哪裡吃午飯？”我問。

“當然不在這裡。火車站的餐廳只是以高價欺騙遊客。我們需要走得更遠。”

“駕駛？這裡沒有司機嗎？”我驚呼。

“我們不需要司機。這裡的汽車是自動的。我會給你示範。”

他走到一個汽車站，有幾輛小汽車在等著。他為Meander和Athena打開車門，“夫人？”

當我們進去時，Alex引導我們，

“儀表板上有一塊顯示板。你只需輸入目的地，選擇地址，它就會帶你到那裡。我可以幫你做。點擊左上角的藍牙圖標，選擇“第34卡”，它會像火車一樣移動！”

“Alex，沒有家用車嗎？” Athena問道。

“有，但我沒用過。讓我們先用這些吧。”

當我的車移動時，我向外看。一切看起來都和街道一樣，商店和街道，但沒有天空，有太空站的氛圍。花了一些時間提醒自己我存在於現實中。

過了一會兒，我們在一家餐廳。奇怪，沒有侍應，只有顧客。我們坐在桌旁，開始看菜單。

“嘿Jon，你能看到任何侍應嗎？”

“那邊那個老太太？她是唯一一個穿著印有這家餐廳標誌的制服的人。”

“所以，會是她。喂美——！”

“不不不，不需要，” Alex指著一個設備，“我們用這個點菜。他名叫Steward。喂Steward。”

“您好，先生，” 它說，“我可以如何幫您呢。”

“點菜，” Alex說，“牛油波雜燴。”

Meander說，“肉醬意大利粉。”

“咕嚕肉飯，”我點了菜。

“炸魚薯條，” Zedekiah說道，“你這裡有嗎？”

“是的，先生，我們有炸魚薯條。”

“我……無法決定，” Athena說。

“啊，這就是Steward的聰明之處，他可以根據你提供的信息為你做決定，” Alex說，“Steward，問梁女士一些事情。”

“梁女士，你的短期目標和障礙是什麼，”該設備說。

“有趣！我想減肥，但我想吃肉。”

“收到。訂單完成。”

“等等Steward，我改變主意了，”我說，“我的 IG 賬戶是 Jonathan69420。給驚喜我。”

“你注意到這裡有件很陌生的東西嗎，”我們在等食物時，Zedekiah說，“有些東西與我所知道的深圳不符。”

“你期待什麼，” Athena說，“上次你在這裡時，這些高科技東西甚至都不存在。”

“不，Zed，我明白你在說什麼，”我說，“我也聞不到。煙，就是這樣！前幾次我去內地，總是有人吸煙，即使是在室內餐廳也是。”

“哦，原來沒有煙，這就是我舒服地不舒服的原因，” Zedekiah意識到。

Alex說，“深圳變了，有禁煙政策。吸煙不再是一種趨勢。”

“太好了，我們的食物來了！”

服務機械人將有蓋的碟子帶到我們面前，並將它們展示在我們面前。坦白說，我們都為 Athena 和我的而感到興奮。Athena的午餐是一碗穀物和一塊淺棕色的方塊。她很困惑，她用提供的叉刀切一塊，咬了一口。

“味道不錯。它是什麼？”她問機械人。

“Protein lite, 主要由大豆和蘑菇混合而成的人造肉, 可以減少脂肪攝取,” 機械人介紹說。

“唔, 我喜歡它,” Athena評論道, “它嘗起來不像化學製品。”

“這裡的人們喜歡把它和小麥麵包一起吃,” 機械人報告說。

“Athena, 我可以要一口嗎?” Meander嘗試, “應該一早選你的。”

“Jon,” Zedekiah問, “你的是什麼?”

“叉燒燒肉配……意大利粉。”

“玩真的?” Zed 表示: “Steward, 我想談談。”

嗯, 這是一個驚喜。幾年前, 我第一次去倫敦交流。我還記得最初在那裡的幾天, 我已經惹惱了我的寄宿家庭。我一邊看書, 一邊不戴耳機播放音樂, 強勁的節拍讓家裡的父親感到不安。我一過馬路就衝過去, 不知道他們的生活節奏很慢。我也大聲說話, 他們可能不喜歡。一天晚上, 家裡的媽媽給我做了叉燒和燒肉, 還教了我一些與當地人相處的方法。也許她不懂中式食物, 她把這些和意大利面搭配在一起。那時我已經長大了, 知道她正在盡最大努力表示接受並教育我。我給這頓飯拍了一張照片, 並把它命名為“錯誤的烹飪, 但很好的教學”, 講述了這個故事, 這是最喜歡的帖文。現在我想起了家豪。也許這就是方法。

“是的, 先生,” Steward回應Zedekiah, “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嗎?”

“你怎麼敢給我朋友吃這種東西?”

“先生, 我真誠地道歉。如果您願意, 我可以更改您的訂單。”

“不用了Steward,” 我說, “這很好。謝謝Steward。”

“您的感激是我最好的回報。很高興為您服務。”

午餐後, Alex帶我們參觀了 2028 年科學博覽會。

“喔, 看哪, 最新的全息電話設計!”

Alex對每一個展品都很興奮。

“喔喔，看！“重生之水”！它可以淨化任何污染的水。科學家們正在非洲使用這些來提供清潔的水。”

“喔喔喔喔！看看這個，可生物降解的塑膠。未來的塑膠將是這樣的，在十個月內用某些微生物完全降解，以達至真正的環保。”

“喔喔喔喔喔喔！機械深海探險家！以深海魚類為靈感，它可以比任何現有的潛艇潛得更深。”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Zedekiah 從遠處模仿Alex，“就像放狗一樣，不停地吠叫和探索，”然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們都笑了。

“別管他，Zed，”我說，“他很難得找到這麼多像他一樣的高科技。”

“看哪，女士們，先生們，” Alex轉向我們，站在一個男人旁邊，“我的父親。”  
是時艾拔博士。

“你好，Albert叔叔。”我們向他打招呼。

“嗨，大家好。Alex，你怎麼在這裡？”

Alex指著他的後腦，用熱切的目光望著他父親。

“哦，是的，我記得了，” Epoch 醫生從口袋裡掏出一個 USB 插入 Alex後腦。Alex眼睛一閃一閃。

“謝謝父親。現在我擁有了新學期所需的所有書籍。”

“你知嗎，Alex，我可以直接把它們電郵給你的。”

Epoch 博士盯著我廢了的左臂，他對我說，

“Jonathan，你還需要義肢嗎？”

“不用了，謝謝叔叔。我不用。”

“你不能沒有手臂，Jonathan，”他遞給我一張名片，“當你要的時候打電話給我。”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回去了！” Alex宣布。

“Alex，我想去一個地方，”我說，“這些車能到嗎？”

“Jonathan，他們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他們能離開科學城嗎？”

“當然可能，現在全中國都被8G覆蓋了。”

很快我們就到了深圳郊區。事實上，它距離火車站僅幾分鐘車程。相比之下，這裡的發展要少得多。終於可以看到天空了。這條小街是灰諧的。一些老太太在水喉下洗鍋。男人坐在街邊抽煙。我們在區域中間見面。Meander 和 Athena 剛買了一些街頭小吃，辣烤鴨。Zedekiah從廁所回來，

“我們為什麼要來這裡？”他沮喪地問我。

“我答應壯武買口香膠。任務完成。”

“嗯，你可以在別處買到口香膠。這裡的廁所很髒，他們還在用蹲廁。我剛被一團煙霧噙了，那位老婦人把水濺到了我的膝蓋上。太不文明了。”

“想想吧，Zed，每個地方都有它的發展時期。我們可能在這裡感到不舒服，但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當他們把他們的生活方式帶到我們這裡時，我們會因為我們的差異而產生衝突。如果這個地方必須是這樣的，那就讓它保持這種狀態。他們很快就會趕上的。”

“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為Athena的？”Zedekiah喃喃自語。

“唔？”Athena聽到了她的名字。

“算了吧。Alex，帶我們離開這裡，”Zedekiah說。

當我們回到關口並乘搭前往香港島的地鐵時，我們看到了一個場景。一名解放軍士兵坐在火車車廂裡。隨身帶了三個大包，每個包佔一個位子。

Zedekiah走向他，

“嘿，你！是的，我在跟你說話，軍人！”

“發生了什麼，”士兵看見了Zedekiah。

“你知道你在佔位子嗎？”

“我買了車票。”

“但是這些座位你買了嗎？”Zed 大吵大嚷，“你不是這裡唯一的乘客，這是公共交通工具。座位先到先得！”

士兵坐起身來，慢慢打開其中一個袋子。一個陶瓷罐被露出來。

“這是我戰友的骨灰。這些，是我死了的同胞。我答應了他們，如果他們死了，會把他們帶回他們的家人身邊。”

“先生，這不是好藉口——”

我從背後抓住Zedekiah, Meander抬起他的腿。

“Peter，你太粗魯了！”Athena隨後對那個男人說：“先生，我為我的朋友道歉。先生，”她鞠躬，“請節哀順變。”

那天晚上我買了很多大蒜和辣椒，然後把它們炒熟，放在一個玻璃盒裡。我走下樓去按門鈴。阿姨應門。

“你好。哦，你是……”

“壯文。阿姨，家豪在嗎？”

“家豪……”

家豪看到是我，便打開了門。

“家豪……我是來道歉的。我對你很嚴厲。我們有一個不是太好的開端。”

“別這樣。我們在這裡被很多人起訴。”

“哦真的嗎？”

“是的。看來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我能教你。”

“壯文，那是什麼？聞起來很香！”

“哦，這些？我為你煮的。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家豪，我還是不喜歡你的行為。但我不會是那個責罵你的人。家豪，以後如果有什麼問題，我想客氣的告訴你，只要你願意聽就可以了。”

“我們……可能有很多事情要請教你。”

“只要我們在這裡，我們就可以幫助你。成交？”

“成交。我們吃這些作為誓言怎麼樣？”

“什麼？不，你只是在玩啦。就一勺，家豪，一勺。”

家豪抓起兩把勺子。

“鄰居？”他拿著玻璃盒和勺子。

“鄰居。”我拿著勺子。

初撰於 2022 年 2 月 7 日

譯於 2022 年 4 月 9 日

*By The Sapient Sabre*